

清代浙江罂粟种植考述

刘艳

(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, 江苏 南京 210095)

摘要:晚清是鸦片泛滥的时期,罂粟的种植也大量增加。浙江地区也不例外,其罂粟种植有一定的历史。宋朝已经作为花卉来栽培,清末罂粟再一次涌入并且大面积种植,其中以温州、台州地区种植面积最大。温台人在本地种植罂粟的同时,也到其他地区开地种植,把罂粟种植方法传播到其他地区。罂粟的大面积种植也对浙江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。

关键词:清代;浙江;罂粟种植

中图分类号:F329.0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674-5884(2014)05-0176-03

罂粟原产于地中海东部、伊朗、埃及等地,唐朝时传入中国。唐《新修本草》中记载:“底野迦,味辛、苦,平,无毒。主百病……出西戎,云用诸胆作之,状似久坏丸药,赤黑色。胡人时将至此,亦甚珍贵,试用有效。”^[1]根据其用处和分类,其物名称也不尽相同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第一百二十二卷记载,罂粟又名莺粟(种树书)、罂子粟(宋开宝)、米饷子(宋开宝)、御米(宋开宝)、象穀(李时珍)、阿芙蓉(纲目)、阿片、鸦片^[2]。罂粟大致有9个名称。苏志云在《罂粟正名考》中指出,罂粟历代使用的正名,有罂子粟、莺粟、米囊花、罂粟、罂粟花、莺粟、莺粟花、鶯粟、罂子粟、罂粟、罂粟花、米囊、御米花……此物之正名当用“罂粟”,因为它是唯一宜于古而适于今的用名^[3]。在浙江地区,罂粟的主要名称则是莺粟、御米花、罂粟、米囊花等。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罂粟是作为观赏性的花卉植物来种植的。在一些花谱里也很是常见,如《群芳谱论释》记载了罂粟的特征:“青茎,高二、三尺,叶如茼蒿。花有大红、桃红、红紫、纯紫、纯白,一种而具数色。又有千叶,单叶,一花而具二类。艳丽可玩,实如莲房。”^[4]罂粟花花色鲜艳,具有很高的赏玩价值。人们对于罂粟花的普遍认识并未达到应用制成鸦片的程度。罂粟初进中国是作为观赏植物,进而作为食物、补品和药物而被中国人所接受的。明代由于罂粟进口增多,对罂粟开始征税。罂粟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能制作鸦片,现代学者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块。但是对于浙江罂粟种植历史渊源、温台人对于罂粟的传播等一些问题的分析,本文在查阅地方志、医药著作、诗人文集以及报刊资料的基础上,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、归纳、总结,得出浙江罂粟种植的一些具体状况,为研究近代浙江鸦片问题提供一个有力参照。

1 浙江罂粟种植的历程

清代浙江部分罂粟的种植有重要的历史源流。宋代浙江已经出现罂粟的栽培了。“宋开宝四年,置市舶司于广州、杭州、明州等处……大食国于唐宋时来中国通商,故亚拉伯人航海至广州等处海口,携来象牙……罂粟亦或在药材中,揆厥情形彼时之先中国殆未尝有罂粟花也。”^[5]杭州是对外交流港口,置有市舶司,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在药材中夹带有罂粟,作为安神的药品带到江浙地区。在南宋时,浙江台州已有罂粟,嘉定《赤城志》记载罂粟:“似状如瓶,罂其中似粟,故名。”^[6]赤城即是台州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浙江地区罂粟种植的主要目的有两个,除了作为花卉欣赏,还能作为药物治疗。罂粟在宋代又被称为鼓子花,宋代杭州已经种植罂粟,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:“张子野老于杭,多为官妓作词,与胡而不及靛。献诗云:天与羣芳十样葩,独分颜色不堪夸。牡丹芍药人题徧,自分身如鼓子花。”^[7]当时的人对此甚少了解,只知道是装饰园庭所用。南宋董嗣果《罂粟花》一诗:“红白花开委暮尘,野粮能疗野居贫。长腰可抵半年米,苍玉难资食肉人。石钵柳槌研乳细,春苗秋实荐香新。马前见此羈怀恶,强饭应钟万里身。”^[8]宋永嘉诗人潘怪诗云:“梁苑花消去,黄台草自薰。不同罂子粟,自是石榴裙。婀娜才胜掌,参差莫梦云。玉郎寻水竹,驻屐几殷勤。”^[8]罂粟除了作为花卉欣赏之外,其壳“则宋时已入药”^[9]。而划破罂粟壳提取汁浆加以炼制成鸦片的方法,最先见于1482年王玺所着的《医林集要》中,“罂粟花花谢后三五日,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,次日早津出,以竹刀刮在瓷器中,阴干,每用小豆大一粒。”^[10]虽已知用罂粟制作鸦片的方法,但是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制作现象。明代地方志中,罂粟一般还是记载

在花类中,如永嘉人姜准《岐海琐谈》卷十一之二载:“丽春花,罂粟类也。其花单瓣,瓣常飞舞,俨如蝶翅扇动,亦花草中之妙品也。”^[11]万历三十三年(1605)《温州府志》卷五载:“罂粟,丽春,莺粟之别种。”^[12]可见浙江在明代罂粟已被人所熟知,并有一定的种植面积。

及至清中后期,罂粟大面积种植,此时种植的罂粟有一部分是历史种植的结果,如宋代种植罂粟遗留的结果,但是大部分还是清代增加种植的。罂粟的大面积种植与其能制作鸦片牟利有关。据记载,道光年间大量的“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,其地水路四通,凡福建、江、浙、天津之泛外海者,就地交兑,其销数之畅如故也。”^[13]与以前的罂粟种植相比,其目的有很大不同,此时的种植主要是为了制鸦片以获利。种植也因此随之而起,覆盖整个浙江地区,“象山自道光后广植之,名象浆”^[9]。象山在道光后才广泛种植,罂粟很快适应了象山的地理环境,形成象浆。大量的鸦片进入浙江地区,巨大的利益诱使小农种植罂粟,熬制土烟,“不肖棍徒,往往于山僻处所,开辟成畦,偷栽罂粟。”^[14]一些人在偏僻之处,开垦荒地,偷偷种植以谋利,《黄岩县志》记载:“中人以下多为所惑,由是种蒔偏邑境矣。”^[15]取罂粟汁浆制作鸦片已被广泛熟知,如在诸暨县,“邑前无种者,今以其汁可用作鸦片而种始盛。”^[16]种植的兴起也跟其能制作鸦片有关,同治九年(1870)的《嵊县志》记载:“自鸦片兴而人多种矣”^[17],又如在玉环厅,“自鸦片兴而种植者多”^[18]。罂粟的种植与其浆能制作鸦片,获得巨大利益有关。

2 温台人对罂粟的种植及传播

温州地区种植罂粟也与其土地有关,温州靠海边,“地广而土性碱,不宜五谷,惟每年所植罂粟,出浆不下数十万石。”^[19]罂粟比较适合浙江的地理环境,台州是整个浙江罂粟的发源地,罂粟在台州扎地生根,生长出有独特浙江特点的罂粟。当时有台土之说,“臣前析叙述陕、甘、云、贵、山西、四川等省,栽种罂粟情形,沿西数千里之地。日肆蔓延,内而江南之滁州,浙江之台州,亦皆种植罂粟,有滁土、台土之名。向皆销行内地。”^[20]而同一府内的各县种植面积也有所不同,以台州为例,“台属栽种地方,以临海、黄岩、天台为最,太平、宁海、仙居次之,自道光初年起,几乎无处不有。”^[21]可见道光以后浙江地区罂粟种植甚是常见,无处不有,台州府的临海、黄岩、天台最多。1839年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在奏折中说,台州府属铲去的罂粟花亩即有1360余亩^[22]。但是两府种植状况却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,已呈现无法禁止的局面。在道光十九年,“台、温两府私种罂粟,劾罢台州知府潘盛。”^[23]1877年光是台州府罂粟之年产值计达300万银两,温州府也有180万银两^[24]。政府虽有禁止,却无法真正绝种。

温台人对于江浙地区的罂粟种植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传播作用。江浙其他地区的罂粟则是由温台地区客民带来的,传入先后时间亦有不同。鸦片战争之前温台地区已有罂粟的种植,鸦片战争后,罂粟的种植逐渐由温台人传播到其他的府县。道光时,虽禁种罂粟,但温台地区仍多种。由于温台地区有限,而以此牟利的人甚多,因此,温台人便流走他乡,开垦荒地,植罂粟以牟利。永嘉

县的种植状况,“初自台州来,近多畦种,刮取液,制鸦片烟,虽有禁拔之令,而种植益繁,岂运会变迁,甚美者必有甚恶邪故特着于录以示儆焉。”^[25]而温台人传播罂粟种植是在鸦片战争之前,早在嘉庆时,温台人已经开始传播和种植罂粟。嘉庆十五年(1810)《于潜县志》记载:“自温台人至后,连阡盈陌。”^[26]但是温台人传播罂粟多是在鸦片战争后。如在安吉县,“向来甚少,兵革后,温台人来种此者,甚多矣。”^[27]孝丰县也是在“兵后,温台人客民多种之”^[28]。在浙江中部的金华县内,也是客民传播过去的,“罂粟一物名列群芳,而为害最烈。兵后,客民入垦犁膏腴而私植之,割浆为鸦片,此农圃一大防也。”^[29]与最初种植地点不同的是,金华府的外来客民多是选择较为肥沃的土地种植罂粟,这与最初在贫瘠之地种植有很大不同。温台人不仅把罂粟带到浙江其他地区种植,还把种植之法授予当地人,如在余姚,清季“罂粟种自台传入,初植此者不识收制之法,多雇用台人,后则习其法,日渐广种”^[30]。而到清末,姚北罂粟种植地已发展到1.3万余亩,年产量达到7.5万余斤,值银22万余元,浆捐每元为3分,每年抽捐6700余银元^[31]。可见台州人把罂粟传播到在余姚地区后,余姚的罂粟种植面积扩展到很大。

温台人还把罂粟的种植传播到江苏的一些地区。光绪八年《宜兴荆谿县新志》记载:“土人莫有种者,温台客民居南山,种之连畦接畛,用以射利,官禁所不及也,其别种为丽春及虞美人。”^[32]温台人到宜兴之后,种罂粟来牟利。

3 罂粟种植的影响

在栽种方面,罂粟较其它农作物为易,不会花费较长时间,少费人力,还能获得巨大的利益。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,种植鸦片面积日广。据《益文录》记载:“浙东台郡,田家春熟,概种罂粟,豆麦则十居一二,每五月后,罂粟收获,始下谷苗。”^[19]在台州,农田里豆麦占作物的十分之一二,而罂粟则占十分之八九,种植以罂粟为首要作物。一些地方,罂粟种植成为了当时农业生产的一部分,记载在秋季作物里。罂粟的种植也产生了与其他作物争地的情况。如在余姚县,“至若罂粟,原在花品,今则收浆植利,且与菽、麦、棉花争尺寸土言呼。”^[33]罂粟原本是在花卉里记载的,因为能比其他作物获利,于是更多土地种植罂粟。大多罂粟与蔬菜、小麦夹杂栽种,一方面不易被官府发现,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地方,提高作物产量,罂粟与其他作物双收成。罂粟种植更甚至成为农业之一,如在于潜县,罂粟“与菜麦同栽莪,其结实取浆,以售人,为生产之一种矣。”^[34]在光绪年间浙江地区罂粟种植尤多,在上虞县,“今则遍野,皆是几与禾稼相埒,可慨也”^[35]。“与菽粟棉花争尺寸土,产量至锯,自清季禁烟令下,次第铲除,今虽废种,不能不于方物书中缀此。”^[30]罂粟种植面积远远大于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,成为农业生产之一。

从清代一些文人的诗中,也可以看到种植罂粟带来的影响。同治时期,温州各县罂粟的大面积种植导致物价高升,适时任温处兵备道仪征方鼎锐在《温州竹枝词》中说:“由来逐未易妨农,乡曲频年赋不供。可惜米珠腾

市价,良田半种阿芙蓉。”^[36]戴文俊对种植罂粟也深有感触,他在《瓯江竹枝词》中云:“水心初唱桔枝词,新谱红花百首诗。近日连畦种罂粟,他年有客费吟思。”^[36]在宋代,文人把罂粟作为花卉来欣赏,在清代透露出的却是无奈,对于大面积种植罂粟的状况十分担忧。罂粟的大面积种植对于浙江地区的一些土产也有影响,如制纸业,“浙江土产,各种粗细纸张,年来销行日畅。而中山纸料,如嫩竹细薪等日少,盖因绍属诸山,多半改种罂粟。”^[37]绍兴地区的诸山本来种植竹子,后来多半都改种了罂粟,导致纸张的价格上涨。从长远来看,种植罂粟不但没有带来巨大的财富,反而使贫困地区更贫困,远远不如种桑麻。“又以种烟之地,与种桑之地较贫富,就江浙两省言之,若浙江之象山,江苏之徐州,产烟非不富,利亦非薄也,以视湖州,其民则有原颜陶漓之殊,何也,种桑之害少,种烟之害多也。”^[37]越是种植罂粟的地方越穷,越是穷的地方越是种植罂粟,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总的来说,最晚在宋代已经出现罂粟的培植。明代开始对罂粟收税,但是对于罂粟的广泛认识还未达到取浆制作鸦片的地步。到了清朝由于鸦片的大量涌入,种植罂粟带来巨大利益,于是引起了广泛的种植。温州人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罂粟,还把种植罂粟和取浆制作鸦片的方法传播到浙江的其他地区。从长远利益来,种植罂粟不仅没能带来富贵,反而加速贫困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(唐)苏敬.新修本草[M].合肥: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5.
- [2] 古今图书集成(第一百二十二卷)[M].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8.
- [3] 苏志云.罂粟正名考[J].云南植物研究,2010,32(5):469-472.
- [4] (明)王象晋.群芳谱诠释[M].北京:农业出版社,1985.
- [5] 中国农业史资料(植物编)[O].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藏书.
- [6] (宋)陈耆卿纂.赤城志(卷三十六)[O].清·嘉庆二十三年刊.
- [7] (元)脱脱.宋史·艺文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8] 傅璇琮.全宋诗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.
- [9] 罗士筠修,陈汉章纂.象山县志[O].民国十六年影印本.
- [10]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(第二辑)[M].重庆: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.
- [11] (明)姜准.岐海琐谈[M].上海: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2.
- [12] (明)王光蕴.温州府志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7.

- [13] 清道光朝外交史料(第一册)[O].故宫博物院一九三三年编印.
- [14]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.鸦片战争档案史料[M].上海:人民出版社,1987.
- [15] (清)陈宝善.孙惠.黄岩县志[O].同治七年修光绪元年续修.
- [16] (清)谭献.陈通声.诸暨县志[O].清宣统二年(1910)刻本.
- [17] (清)严思忠.蔡以瑞.嵊县志[O].清同治九年刊本.
- [18] (清)杜冠英.吕鸿焘.玉环厅志[O].光绪六年(影印).
- [19] 苏智良.中国毒品史[M].上海:人民出版社,1997.
- [20] 中国历史研究社.信及录[M].上海:上海书店印行,1952.
- [21]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.浙江鸦片战争史料[M].宁波:宁波出版社,1997.
- [22] 齐思和.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(卷七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4.
- [23] (清)赵尔巽.清史稿(卷三百八十五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24] 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[M].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2.
- [25] (清)张宝琳.永嘉县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- [26] (清)蒋光弼.于潜县志[O].嘉庆十七年,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藏书.
- [27] (清)张行孚,丁宝书.安吉县志(物产)[O].据同治十三年(1874)刻本影印.
- [28] (清)刘濬修.孝丰县志(物产)[O].光绪三年(1877)刻本影印.
- [29] (清)邓钟玉.金华县志(物产)[O].光绪二十年(1894)刻本影印.
- [30] 王清毅,岑华潮.慈溪文献集成(第1辑)[M].余姚六仓志.杭州:杭州出版社,2004.
- [31] 文史精华编辑部.近代中国烟毒写真(卷上)[M].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0.
- [32] (清)施惠.钱志澄.宜兴荆谿县新志[O].据光绪八年(1882)刻本影印.
- [33] (清)邵友濂,孙德祖.余姚县志(卷六物产)[O].光绪二十五年刊印.
- [34] (清)程兼善.于潜县志(物产)[M].上海:上海书店,1993.
- [35] (清)唐煦春.光绪十七年(1891)上虞县志(物产)[O].据光绪十七年刊本影印.
- [36] 叶大兵.温州竹枝词[M].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8.
- [37] 农学会.农学报[O].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藏书.

(责任编辑 莫秀珍)